

红红火火过大年

□ 莫景春(毛南族)

大红横幅在街上渐渐挂起,像一条燃烧的巨龙在舞动。大红大绿的广告牌铺天盖地,大街小巷,人潮涌动,穿着红绿,热热闹闹。一切都那么红红火火,似乎要把这冷冷的冬天烧暖,也让漂泊在外的人儿的心烧得浮动起来。

有些灰暗的屋檐下已经被清扫得干干净净。家里的每个人都忙得不亦乐乎,搬来高高的梯子,提来红红的灯笼,颤巍巍地挂到空荡荡的屋檐下,照亮了那些灰暗。屋子变得温暖多了,也亮堂多了。在这美好时刻,谁都想使自己的心情如春花般灿烂,让陈年的那些暗淡往事一一远去,即将来临的日子如这灯笼一样红红火火。

灯笼就像新年一只只明亮的眼睛,亲切地看着这一切。不甘寂寞的对联也风风火火上场了,清香的墨味

还在不停地飘散着。再怎么忙,对联是绝对不能忘记的,上面记录着一家人对来年的殷殷期望。大人站到高高的梯子上,用力地洗刷着已经发白的门楣。小孩子两手恭恭敬敬地捧着对联,随时准备递给大人。大人刮完旧的纸片,捞起一把浓浓的糨糊,往门框上一刷,接过小孩递上的联子,小心翼翼地贴好。

门前的家人左瞄右瞄,生怕将对联贴歪了,不停地指指点点,力求把它贴得方方正正的。即使有时候不是很懂对联的内容,但总觉得这件事情来不得半点马虎。你想想看,过春节最重要的标志都弄得歪歪扭扭,那岂不是预示来年的乱七八糟。因此,轻轻贴完,自个儿还在对联前面不断地比对,嘴里念念有词,直到心意足了,才乐呵呵离开。

灯笼和对联把家里衬得暖烘烘

的,一家人热热闹闹的。男孩子把一串一串红红的鞭炮,塞到口袋里,蹦蹦跳跳找小伙伴玩去了。春节的这段日子是小孩子最快乐的时光,寒假作业早早做完,可以尽情地玩一阵子。每个小伙伴口袋里都少不了红红的鞭炮,那是他们快乐的所在。他们把鞭炮一颗一颗地拆下来,塞到老鼠窝口,小心翼翼地点上,“嘭”的一声,洞口裂开了,看到一只只小老鼠慌慌张张跑出来,小伙伴们高高兴兴地追着闹着。

女孩子不爱玩鞭炮,她们喜欢红红的东西,比如红彤彤的衣服,鲜艳耀眼,像是一团火在村里跑来跑去。手里牵着一根细细的绳子,牵着一个个红红的气球,随着微微的风忽上忽下,飘飘摇摇,很是好看。

路上来来往往尽是一些满脸通红的人,走路摇摇晃晃,嘴里哼着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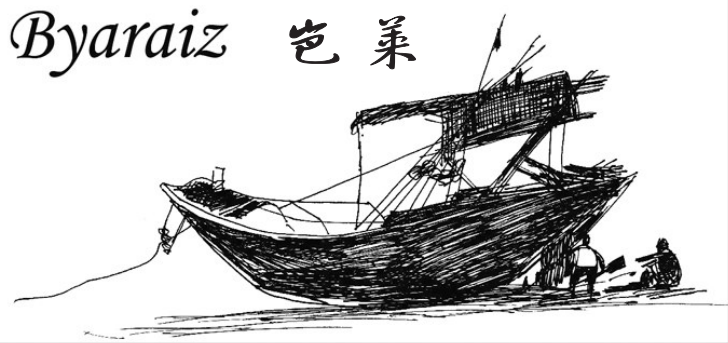
曲,摇头晃脑,得意洋洋。这些年头,生活好了,粮仓里袋袋满装的大米,猪栏里嗷嗷叫着的肥猪,想起来心里就美美的。过年时候,撇开一切的事情不管,叫上四五个亲朋好友,摆开酒菜,畅饮一番。要么走访亲戚,把因平日里忙忙碌碌而疏远了亲情慢慢修复重温。亲朋好友多日不见,要倾诉的话儿满一肚子,三杯两盏,滚烫的酒把憋在心里的话浇醒了,纷纷倒出来。大家其乐融融,你一言我一语,家里尽是欢乐的笑声。这难得一见的亲戚,怎能不好好喝上几杯呢?此时不醉更待何时。大家都把高兴的事情说出来,把家里变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,把脸喝得红彤彤的,连脖子都红红的,真是过瘾极了。

小孩子玩回来了,满脸的兴奋。大人们停住了嚷嚷的话声,索索往口袋里摸着,摸出红红的封包,就往小

孩的怀里塞,嘴里不停嘟嘟囔囔,说什么要努力学习,压岁钱是给买作业本和课外书的,要做个有出息的人。也许钱不是很多,只是代表一种美好的祝愿,代表一种爱护的心意,但红红的封包可以让小孩乐陶陶的。懂事的小孩赶紧连声道谢。还有调皮的小孩,缠着在大人身边,不停地恭喜发财,红包拿来。顺口溜的话儿伴着滑稽的动作让人捧腹大笑,一种浓郁的幸福感荡漾在脸上。小孩子悄悄把红包收好起来,大人们是不会管小孩的这点零钱,让他们自由地支配,体验一回自己做主的舒坦。

走在乡村的山野小路,到处一派红红火火,自己的心情如这新年一样温暖激情。大家都在用红红的心迎接红红的新年,奔向红红的好日子。

Byaraiz 邕菜



刊头设计 柳集

巷陌深处

□ 韦联成(壮族)

闲来无事,我沿着旧街一路徜徉,原本想寻找一条贯通的捷径,却不经意间闯入一片清平地界。旧街房舍分立两旁,略显萧索陈旧,中间石板路,表面光洁、透亮,一路延伸。

这座城市,四面环山,将山城岁月置身于掌心,赐予它宁静与祥和。这座我曾经停留了七年的小城,无数次收容我的失意、迷茫、煎熬、痛苦,回顾往昔,依然令我温暖。

平日里,我埋头于工作,忽略了四季的更替。薄暮里,青草的气息在庭院里酝酿,素白色的小花在枝叶间晃动、颤抖,微风拂过时,一闪一闪,如同花树上抖落的点点星辰,犹如时光的缝隙里,藏着往昔岁月的美好。踏着石板路,回忆里透着泥土芳香,是熟悉的味道。

那年那月,我沿着铺满野花的山道踏青,鞋面上满是露水和青草的芬芳。多年以后,忘了某年某月某日,大约在那个花开的季节,我在院前的花树下收拢被风吹散的叶子,在阳光渗透的叶面上,分明看到了写满整个季节的怅然与苦涩,一种久违的凛冽流遍全身。

街巷纵深处,不知是谁家的庭院,落花满

地。和煦的风吹拂庭前草木,缕缕花香扑面而来,抬头张望,那株生长在院墙的拐角处的花树,树干高大,蓬勃的树冠向天空舒展,仿佛正酝酿着盛放的花期。我在树下转了几个圈,又抬头张望,把手掌鞠成帽檐,眯缝眼,用目光丈量树身的高度。多渴望,能够像一棵树一样,在凡世洪流里静心生长,抽枝发叶、萌花结果,待到东风化雨,酝酿一季相思。

同一座场院中,每户人家门前都栽有不同的花草。我一边缓缓走过,一面欣赏竟显风采的植物,它们各有不同,却又互不干扰,树枝与花朵在各自门前,尽情吸收属于自己的那份阳光和雨露,兀自吐露芳华。

有人说,一座城市的气韵,不在高楼大厦建了多少,而是留下多少“空白”,能够让人盛放内心的柔软。我坐在幽暗的树影间,闭上眼睛,一瞬间,空冥;一瞬间,痴迷。回首一路走来的苦涩、艰辛与迷茫,都如流水淌过的人生,不过一瞬间。所谓人生,无非是轻轻走过,努力留下痕迹,证明自己活过、爱过、认真过、奋斗过、成功过,也失败过……

回南宁吃粉

□ 潘朝阳(壮族)

古诗云:一日看尽长安花。今有说:一日尝遍南宁粉。

春节前夕,孩子出差从一线城市回到南宁,一天时间,他就差点把南宁米粉吃个遍。

下午四时刚迈出机场出口处,孩子就搂住父母的肩头迫切地说:“顶不住了,快去吃粉吧!”

我和他妈妈都明白,孩子专门不吃午饭,留着肚子回南宁吃粉,且事先在微信跟我们约定,就在机场的粉店饱餐一顿才回家。

匆匆登上吴圩国际机场候机楼三楼,孩子在“三品王”米粉店点了一碗牛肉套餐粉,价格为28元。

妻子忍不住低声嘟囔道:“再挺一挺,回到市区吃,差不多可省20元。”

“差不多20元重要,还是孩子的幸福重要?”我一语既出,惊动全家:孩子再小的事也是全家的大事。

孩子着急吃粉,是担心春节粉店歇业。每次回南宁,他都要把各种米粉尝过一遍。而他对米粉情有独钟,其实跟大多数飘在外地的南宁人一样,无外乎两个原因:一个是家乡的味道,早已深入骨髓;另一个是童年的美食记忆,将伴随着自己一生一世。

然而,孩子说除了这两个原因,他还有一段励志的米粉故事:“高三那年,高考冲刺,疲惫不堪之夜,老爸对我说‘去吃一碗三品王牛肉粉吧,吃过牛肉粉可增强体力,咱就一定能够夺取最后的胜利!’这些话,这碗粉对我真是作用巨大,至今依然难忘!”

我真没想到,自己一句临场发挥的鼓励话,竟然在孩子的人生冲刺跑道上擦出智慧的火花。

次日一早,上班前我跑去买了一碗桂林米粉回家,放好给睡懒觉的孩子之后才去上班。办公室的同事听说后直说:“你也太宠孩子了,都已经长大在外地工作,还要帮他打早餐!”

我乐呵呵地说:“一年长长,孩子难得回来,有机会帮买一次早餐,就是我的一次福气。”

直听得同事们无语。

当日中午下班,我顶着南宁少有的低于10度的寒冷,加入邕城的电驴行列,往返半个多小时,给孩子买回一碗正宗的宾阳酸粉。

看到孩子一边大口吃粉,一边啧啧称赞:“还是以前那个味道,好吃,好吃!”我尽管被寒风吹得手脚冰凉,心里头却暖融融的。

临近傍晚,孩子将要返程。我多嘴说了一句:“还有老友粉、螺蛳粉没得尝呢?”

孩子立即响应:“好啊,咱们一家子去吃老友粉,然后直奔机场。”

父子正得意间,孩子妈妈冷不丁一句“儿子好不容易回来一次,你又怂恿他去吃粉,我想做山黄皮鸭给儿子吃都没机会!”

机场依依惜别时,妻子忽然伤感地说:“儿子既然这么爱吃粉,干脆回南宁来找份工作算了。”

“爸爸妈妈你们不是说过吗,男儿志在四方,”儿子懂事地宽慰我们:“我在一线城市赚钱,回南宁吃粉,好吗?”

孩子说的,父母哪有说不好。

收到报纸心欢喜 唱起壮歌表心意

编者按:久居美国纽约27年的美籍华人蔡培康老先生,今年83岁,他虽然是汉族人,但自1957年学用壮文至今已整整60年,其间当过近20年的壮语文工作者,这让他非常自豪和幸福。他的事迹刊发在本报“民族语文故事”栏目,当老人收到该期报纸时,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即兴唱起壮歌来,并通过微信给小编留言如下:

2月8日上午,我终于收到《三月三(纪念《壮文方案》颁布60周年特刊)》,还有报道我和太太的《广西民族报》。我非常高兴和激动,马上拍照留念和用于今后在纽约进行宣传。

我即兴吟唱壮歌一首,抒发我此刻的心声:

Sou ndaej Sam Nyied Sam,
Banj Sawcuengh cazci;
Caen vuenheij sizsiz,
Lij miz Bauqsawcuengh.

汉译:
收到三月三,
壮文版杂志;
还有壮文报,
我心多欢喜。



▲蔡培康先生收到《三月三(纪念《壮文方案》颁布60周年特刊)》和报道他事迹的《广西民族报》。